

# 一座小山

■徐晋祥

远镜,端着指北针,背着作业包——包里有对数表、指挥尺、计算盘、标图专用笔等。到了一个地方,下车集合,教员宣布作业题——某某地区、某某敌情、某某战斗战术想定——山头上一片寂静,随着教员陆续给出的情况,几十双眼睛投向远方,那里是山川、河流、森林、道路、桥梁、居民点……再投向图板上的地图,确定站立点、目标点、阵地高程、目标高差……眼到心到,心到手到,手到数据到、方案到。在规定的时间内,数十幅精美的战术标图已经跃然纸上,闪烁着蓬勃的诗意。

那个时期,我们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一比五万或者十万的地图拿来,有些经验丰富、军事素质好的同学,特别是一区队的同学,很快就可以把它立体化——根据地物地貌符号和高程,制作成沙盘,宛如雕塑。今天看来,它就是一件特殊的艺术品,而且只能由军人创作。

我们五中队有两个区队,一区队的学员侧重学习射击指挥,他们用弹测法或交叉法、成果法决定的射击诸元,下达给阵地,阵地发射的实弹距离目标中心往往只有几米、十几米,命中率极高。我们二区队学员侧重阵地指挥,通俗地说就是指挥打炮。两个区队也有一些共同课题,比如战术标图,对这门课,我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即便是凛冽的冬天和夜间野外作业,也乐在其中。记不得是哪天了,也记不得是在哪里,我脑子里总有一个画面,自己坐在一个山坡上,仰望璀璨的星空或者皎洁的月光,想象着眼前山坳里曾经发生过、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故事,仿佛真的进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境界。往往在那个时候,我会蓦然惊醒,是醒,我们所学的一切,就是为了战争,但它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战争遏制战争,是为了让脚下这片静谧的山水安享入梦,是为了让荡漾着诗意的月光流向远方……

顺便说一下,当时我是个文学青年,尽管课程很紧,训练很累,但我还是尽可能地阅读,并且订了几本文学期刊。那年夏天,《十月》杂志刊载了朱春雨的小说《沙海的绿荫》,午休时我躺在

床上,捧着刚刚到手的刊物,读得心驰神往。也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写了一首“诗”:半夜,我站在山坡的哨位上,夜风掀动我的衣裳;远处传来列车的轰鸣,峡谷里一串明亮的珍珠在流淌;抖一抖胸前的钢枪,禁不住冲口而出,放心吧祖国,我在为你站岗……那是在军区内部报纸《战斗报》上发表的第一首诗。至今,我的书柜里还有一本《茅盾论创作》,内封盖着部队图书室的鲜红大印。

一年多的时间,以贯山为原点,我们的足迹遍布伏牛山区的大路、小路和没有路的路上,竹沟、三里河、瓦岗寨、石碓河……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2002年秋天,我在某部代职团副政委,参加演习又来到确山,在一本石碓河的一片板栗林里搭上野战帐篷,住了一个多月。我对团里的同志说,这是我当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我成长的地方。其间,有一次我们到靶场外围走访,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说:“啊,你说的是那一年啊。你们解放军的炮弹好厉害啊,就在我们头顶上嗖嗖地飞,在对面的半山腰爆炸。我们在地里收庄稼,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你们打得准……”

1982年的夏天,我们毕业了。离校之前,几个同学相约前往确山县杨靖宇纪念馆。在英雄的塑像前,我们虔诚地举臂敬礼,热泪盈眶。还是那个夏天,回到原部队任职的第一个星期日,我请假来到驻地附近的岳庙。仰望大殿上方镌刻“乃文乃武”4个字的巨幅匾额,我的内心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呼唤,我对我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首先当好一名称职的军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不放弃文学写作,当好一个业余作者。

巧合的是,就在拜谒岳庙之后的第二年,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相识在早晨》发表在《飞天》杂志1983年第7期上,这标志着我从一个“内部作者”向“公开发表”迈出了第一步。这篇作品的发表,也掀开了我军旅生涯新的一页,不久我就作为“笔杆子”,从基层调到师机关。

这以后,我果然成了一个军旅作家,写过一些作品,譬如《弹道无痕》

《历史的天空》《马上天下》《英雄山》等,直到最近又写了《琴声飞过旷野》。明天出版社的朋友突发灵感,要在书里插一张红军小分队行动路线图,而且由我亲手绘制。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你行,你一定行,因为你当过兵打过仗。我说我当然行。想当年,在我们那批同学中,决定射击诸元,我的成绩肯定不是最好的,但是标图作业想定,我的成绩肯定不是最差的,这个自信我有。

没有想到的是,真的拿起绘图工具,第一笔下去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像阿Q,那个圈圈怎么也画不圆了。连续几天,我都是在失望和焦灼中度过的。我希望有人帮我找到我当年留在贯山的标图作业,可是一直找不到,只能靠回忆了。回忆结束后我再操起家伙,一次次苦笑,一次次推倒重来,还不停地发微信请教,不断得到同学们的热心指点,渐渐地有了感觉,似乎又看到了那山那水、那人那事。

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红军崇山支队宣传队北上抗日路线图》,还超额标了一幅《燕子河地区攻防战斗示意图》。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早就应该发现的事实,这么多年来,我写了很多军事题材的小说,越写越顺,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原来是它在暗中帮助我啊——我的贯山,它一直悄无声息地校正着我的笔尖,不动声色地修正着我的创作方向。它奠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它让我有了一技之长。正是它在背后支撑我成为一名“正面强攻”的军事文学作家,正是它在源源不断地给我提供专业知识,从而保证我的作品既有军事文化特色,又不因为常识错误而露怯。原来,这么多年,不管我写的是哪里,是大别山还是太行山,它一直没有离开我,就像《琴声飞过旷野》里的那队小红旗,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不管走到哪里,最初给予他们信念和知识的列宁小学,始终都在他们的心里。

把这两幅标图发出去之后,我跟出版社的朋友说,好吧,就按你们说的,我把我最拿手的那门手艺,穿插在我的文字中间,让我的读者不仅看到旷野,也听到琴声。

## 长征论坛

激浊扬清、引领正气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衰败。”历史上兴衰治乱、循环往复的千年难题,被称为人类政治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二十四史都在探究前朝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求通古今之变的基因密码。

1945年7月,在延安窑洞里,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对话。谈到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深入思考和回答。

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要求决不当李自成。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提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郑重发出了“两个务必”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这一议题,并庄严宣告“窑洞对”有了第二个答案,就是勇于进行自我革命。

革别人的命不易,革自己的命更难。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从历史上看,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大国兴衰,政权更迭,一个共同的重要原因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发扬民主,人民监督,是外在因素,是他律;自我革命是内在因素,是自律,更关键。这是我们永葆青春、永葆先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百年党史昭示,我们党一直在实践中探索 and 回答“窑洞之问”,也一直在进行自我革命。从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到“左”倾盲动、“左”倾冒险、“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我们党曾犯过不止一次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但从从不讳疾忌医,而是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改正错误。通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能“柳暗花明”。发现一次错误,就向真理靠近一点;纠正一次失误,就朝正确方向迈进一步。这种勇于直面错误、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不但没有影响党的威信,还更显党的无私和伟大。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空前的勇气 and 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特别是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意志,“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和军队内部存在的隐患,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生机活力,我们前所未有的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悠悠百年,很漫长,也很短暂。从

# 周期率·窑洞对·自我革命

■贾先存

“窑洞对”的人民监督,到新时代的自我革命,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濒临绝境中毅然奋起,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在承平顺境中慎行如始,历经沧桑依然朝气蓬勃。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前行之路道阻且长。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自觉,一刻不停进行自我革命,才能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在新的赶考路上取得优异成绩。

一个党这样,一个人也是如此。古人讲,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立三路线”的严重“左”倾错误,之后30多年,他从不讳言自己的错误,主动当“反面教员”,公开批评“立三路线”的错误及危害,树立了共产党人自我批评的典范。在新的赶考路上,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时刻不停进行自我革命,见贤思齐,不断改造完善自己,跟上时代,不负韶华。

## 高原的春天

■李江

土往天上吹。在这个时令刮沙尘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用战士们常说的“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来形容最为贴切。在这里待久了的战士们都知道,这里每次起风都是有征兆的。当西边一片湛蓝的天空突然出现大片淡黄色的云时,微风就开始顺着峡谷缓缓地吹了起来。随着淡黄色的云不断向前延伸、变大、变宽、变厚,天空被分成了一边灰黄、一边湛蓝的泾渭两色。等灰黄彻底将湛蓝从天空中挤出去后,蓄势待发的风瞬间卷起厚厚的尘土、沙粒、草种子以及从山顶掠夺来的雪粒,嘶吼着抽打天空、戈壁,把山抽得摇摇晃晃,把整个世界抽得一片混沌,飞舞的飞雪,沉睡的继续沉睡。这样轰轰烈烈的风并不会吹得太久,来得快走得也快。没多会工夫,刚刚还被风沙遮挡的太阳就刺破苍穹射在山顶上,一切便跟之恢复,只有通往山谷深处坑坑洼洼的简易马路旁,牧民们悄无声息撑起几顶花帐篷被撕得支离破碎。

阿里高原不刮风、不下雪的日子实属少见,这样的日子也属实是极美的。蓝天、白云、雪山因为没有风和雪的打扰,渐渐变成了足够诱人的风景,就连往日有气无力低垂在牦牛背上的白太阳,正午时照在身上竟也有些暖意。战士们盼望着这里的风早一点停,盼望着这里的雪早一点化。风停了,随手一抓便是整个春天;雪化了,好大的一个太阳。尤其是在周末碰到难得的晴天,战士们自然不会放过,纷纷抱着在暖气片上烤得散发着香味的被子,往楼顶和晾衣场跑,往凉清清的晾衣场在战士们此起彼伏的喧闹声中热闹了起来。战士们簇拥在晾衣场背风处的空地上,连同被子一块晒在太阳下,嬉笑、观察、谈论。他们的脸膛赤黑,嘴唇干裂,手指关节肿大,指甲也凹凸不平。他们望着山的尽头,日落的方向,把风雪里孕育的故事翻出来,越聊越新鲜。

除了春天的雪以外,阿里高原的风在立春后也变得任性起来,不再执着地想把昆仑山“抬走”,也不再拼了命般地向战士们衣服里钻,倒是喜欢卷着沙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立春虽已有些时日了,但在风雪中冰封着的阿里高原似乎还在沉睡。的确,在阿里高原,春天的脚步是很难被发现的,需要用心去感受和倾听。

首先雪在这个季节还是停不下来的,但已经少了冬日里的那份狂暴,大多时候只是趁着深夜气温骤降时,方才恢复它最原始的粗犷。即使在夜里,往往风还在刮,雪就已经停了,有时下了一夜的雪也只是悄悄地染白了阿里高原的戈壁和山岗。当然,此时的积雪相比于冬天就显得逊色了不少。等太阳一出来,营区里再厚的雪也留存不了多久,前一晚山坡上被哨兵踩过的雪率先开始融化,顺着哨位一直延伸上山脚下。清晨,战士们把各自营院里的雪扫成一堆,静静地等待着太阳一点点把原本小山包似的雪堆雕刻成各种千奇百怪的形状,再一点点雕刻成冰碴,直到消失殆尽。落在房顶上的雪,很快会化成晶莹剔透的水珠,顺着屋檐滴落在墙角,滴落在晾衣场的铁架子上,叮叮咚咚,此起彼伏。这种美妙的声音会一直持续到傍晚,直到空气中的温热渐渐被寒意收拢,水珠被冻成冰溜挂在屋檐上为止。不知从何时开始,雪线渐渐上移,除了常年积雪不化的山顶外,营区外的山已经渐渐显露出它最原始的样子。河流因季节的变化而变宽,山脚下藏羚羊和藏野驴开始忙着决斗,累了就沿着一半是水一半冻着冰的河流,急切地爬上山腰,吃几口被雪滋润了一个冬天的枯草。

除了春天的雪以外,阿里高原的风在立春后也变得任性起来,不再执着地想把昆仑山“抬走”,也不再拼了命般地向战士们衣服里钻,倒是喜欢卷着沙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5407期



长征诗意(中国画)

苗再新作

##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去年初秋的一个周末,我邀请几位作家老师到我的老家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去做客。

倘塘是我的老家,因此,大家的第一站,就是先到我家去,在我家位于河边新盖的楼房里吃顿“杀猪饭”,算是我尽地主之谊。当然,下厨的不是我,是我笑眯眯的父母和忙前忙后的哥哥,我只是打打下手,帮个急。饭是用自产大米做的,菜是几道家常菜,宣威小炒、黄豆腐肯定是有,粘山药豆腐也是城里不易吃到的美食。大家都说,这顿简单却可口的饭菜是一次纯朴且热情的体验,已经烹出了许多暖心的文字。对于大家入乡随俗的诚挚,对于家人的热忱和付出,我心中流动着感动的暖流。

饭后,大家一起在村镇里到处走走。自古号称“秦道通关,滇黔锁钥”的中原入滇咽喉可渡村,有着古驿道、关

门、古桥、古戏楼等历史文化遗迹。一路上,大家说古道今,交谈甚欢,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钟情于历史文化和山光水色所特有的神采。

此行一路拾珍、喜览美景、倾听历史、叹昔感今,但最令我印象深刻且震撼的,是参观了周建屏将军的故居。

周建屏将军是我的故乡人,1892年出生于倘塘镇。将军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毅然弃笔从戎,走出衣食无忧的家门,投身革命。几经征战,他成为赣东北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始人之一、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频繁的转战,1938年6月13日,周建屏将军在河北省平山县小觉镇旧伤复发不治去世,遗体被安葬

## 来时的路

■吴兴葵

在他战斗过的平山县小觉镇。1939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把平山县小觉镇改名为建屏镇。1945年10月,又以小觉镇为中心建立建屏县(建屏县于1958年与平山县合并),建屏县成为当时石家庄市第一个用烈士姓名命名的县。至此,位于中原腹地的建屏与云南边地倘塘有了割不断的血肉亲情。

周建屏将军的故居,位于倘塘镇一条热闹的小街巷里,巷口处立有一块故居标志石碑。我们一行人进入故居,因为没有专门开辟成纪念馆,周家后人还居住在此。故居由两栋有些陈旧的二层小楼和一个小小的院落组成。小楼上挂着成串金灿灿的老玉米,为秋末有些阴霾寒冷的天气增添了不少亮色。

置身于周将军故居,听着将军后人动情的讲述,我仿佛看到了他将家中田产无偿散布乡里后毅然走上救国之路时的微笑,看到他带几名战士在黄河岸边抵近观察日军动向时的镇定身影;我感佩于他在日寇包围中,往返几次突围的勇猛无畏;痛心于他多年转战,伤痕累累,在战斗岗位上英年早逝。

在我们的请求下,周家后人拿出了珍藏近一个世纪、当年周将军婚时的对联。这副婚联,和平常人家的婚联相比,似乎也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内容充满了对家庭生活的热爱和期许。但在那个晦暗的年代,就这一点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憧憬,也是一种奢望。一时,大家都没有说话,也许都像我一样,体会到某种情感上的冲击,我们已经活在了将军曾无限憧憬并为之奋斗牺牲的生活中,心中怎能不满怀敬意和感动。

走出巷口,我回身凝望来时的路。阳光下的故居和石碑,如一位亲切的长者默默伫立在历史的风烟与现实的光影中,以温暖的目光目送我们走出倘塘镇,走向更远更广阔的地方。